

我 们 的 轻熟时光

(上)
册

蒙淇淇
作品

从校服到婚纱的漫长告白：我要我的女孩光芒万丈。



蒙淇淇 作品

我 们 的
WO MEN DE
+
轻熟
时光

QING SHU SHI GUANG

[上册]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们的轻熟时光 : 全2册 / 蒙淇淇著. —南京: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 6

ISBN 978-7-5594-2126-5

I. ①我… II. ①蒙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8) 第094638号

书 名 我们的轻熟时光
作 者 蒙淇淇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开
选题策划 李文峰 风染白
责任编辑 姚丽
文字编辑 风染白
责任监制 刘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字 数 350千字
印 张 16
版 次 2018年6月第1版,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594-2126-5
定 价 58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911704013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 录 [上册]

Chapter 01		1
Chapter 02		36
Chapter 03		71
Chapter 04		108
Chapter 05		147
Chapter 06		179
Chapter 07		197
Chapter 08		230

目 录 [下册]



Chapter 09		269
Chapter 10		292
Chapter 11		322
Chapter 12		356
Chapter 13		386
Chapter 14		415
Chapter 15		445
Chapter 16		475

Chapter 01

刚上西二环就被交警大叔逮住了，南庄这才想起这辆迈巴赫今天限行，早知道就开那辆保时捷了。车窗降下来，她懒得摘墨镜，从储物格里抓出一堆证件递出去。

“驾驶证、行驶证……”交警大叔一边查验一边咕哝着。

突然，交警大叔瞪圆眼睛，抬高音调：“结婚证？”

怎么顺手把刚领的结婚证也递过去了？南庄蹙眉，伸手夺回那个红本本。

“你刚满二十岁就结婚了？我闺女比你大，男朋友还没影儿呢！急死我们两口子了！”

见南庄抿着嘴不回答，交警大叔只能言归正传，瞅了瞅她的驾照说：“西城的丫头？我说，咱皇城根儿下的北京人，能不能以身作则，带头守点规矩？”

南庄一言不发地接受教育，虽然不算态度良好，但至少没有态度恶劣。

交警大叔也没扣她太久，只是把两证还给她时摇头感叹了一句：“这

些富二代啊！”

车公庄、阜成门、复兴门，一路往南，刚过早高峰，西二环主路还算通畅，南庄薄唇紧抿，从西便门桥下到辅路，拐弯掉头，就到了中央音乐学院的西门。

在隐蔽无人处停车熄火，南庄摘掉墨镜，放下遮光板，对着上面的小镜子，用化妆棉蘸上卸妆液，抹掉眼妆、唇彩和腮红……换衣服时，室友杨培培的电话来了。

“瓜娃子。”来自德阳的杨培培满口四川话，“你是不是又用了我的会员？我一打开APP，历史记录里全是《蜡笔小新》。你几岁啊还喜欢那个？”

卸了妆的南庄一边高高扎起头发，一边用成都话反击：“瓜娃子你不懂，我喜欢他的自由。”

“懒得跟你瞎扯！你帮我买点菠菜，我煮方便面要用，煮好了分你一半。”

山珍海味吃遍，南庄最喜欢方便面，加点蔬菜加个卤蛋加根辣条堪称完美。这种垃圾食品，爸妈从小就不许南庄吃，所以她每次偷吃，都觉得满满是自由的味道。

挂了电话，南庄把高跟鞋换成平底鞋，顺手点进杨培培的朋友圈：“跳一跳”又破纪录了，《旅行青蛙》里收割了很多三叶草，“抖音”短视频里又有小哥哥卖萌撩妹。而最新的一条朋友圈是怀春少女风格：“找一个东城的西城的海淀的朝阳的来告别单身。”

南庄喊了声，评论：“一个通州的顺义的大兴的房山的人来给你伤痕。”

然后她锁屏手机，确认周围没有熟人，才迅速下车，找共享单车。校门口就有一堆，蓝的、红的、黄的，反射着阳光刺人双目，密密麻麻让人分分钟犯密集恐惧症。

咔！南庄用支付宝刷开一辆。

音乐学院嘛，清一色的长发飘飘大长腿，环肥燕瘦，姹紫嫣红。白T恤、牛仔裤和小白鞋，不烫不染的高马尾，素面朝天骑小黄车的南庄反而像一股清流。

可能是太朴素了，甚至有学姐要帮她申请“贫困生补助”……

“请问这是菠菜吗？”菜市场，南庄推着单车问一个大叔。

大叔：“喵。”

南庄以为自己没听清，狐疑地问了一句：“这是菠菜？”

大叔：“喵。”

瞬间一阵恶寒从背脊生出，南庄也没顾上买菜，飞快地骑车回宿舍。

两手空空地回来，免不了被杨培培说，南庄只能坦白从宽。一头乱发、满脸黄瓜的杨培培听完她的惊悚经历，怔了怔，说：“那是菠菜苗。”

南庄：“……”

在宿舍里用小功率煮锅煮了方便面，没有碗，两人直接在锅里吃完。

脱掉一周没洗的臭睡衣，去掉嘴上的死皮，单独洗、吹了刘海儿的杨培培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圆框眼镜、丸子头、空气刘海儿、背带裤。南庄瞥她一眼：“抠脚糙汉变身甜心萌妹啊。”

“在宿舍邋遢无所谓，出门必须美美的。”杨培培嘚瑟地站在镜子前转了一圈，挥舞着右手，高声喊口号，“颜值即正义！”

南庄翻了个白眼，一边洗锅一边吐槽：“所以你找男朋友，其他无所谓，长得好看就行？你就不怕长得好看的人滥情花心啊？”

“你以为长得丑的人就不会劈腿出轨啊？”杨培培蹲下身穿鞋，“如果在北京找个男朋友，我爸妈有可能就不会让我回成都考公务员了。加油！说不定我出门就遇见真爱了。”

“你的真爱不是鹿晗吗？”

杨培培勃然暴怒，咬牙切齿地扑上来捏南庄的脸：“你还敢在伤口上撒盐？你和关晓彤是北师大附中的校友这事儿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！”

南庄只好求饶，转移话题：“你毕业后真的要回四川？那我们岂不是天各一方？”

“我也想留在北京啊，可房价那么高。而且我是独生女，你不知道现在二线城市抢人有多狠，送房、送钱、送户口。成都有个人才绿卡政策，各种购房补贴、创业扶持。”

两人边说边离开宿舍，一路嬉笑打闹来到大礼堂。

这次九艺游戏来央音举办“《至尊荣耀》高校赛”推广，南庄的男神岑德咏也会莅临。

来自香港的岑德咏，拿过台湾地区金曲奖最佳编曲，参与过北京奥运会主题曲的创作，在现象级电影里担任过联合出品人，还做过嘻哈、街舞等热门“网综”的音乐总监，现在是九艺游戏的音频总监。

“你喜欢他？”杨培培问南庄。

南庄回答：“不，我想成为他。”

两人猫着身子走到前排去看男神。

虽然男神比南庄的父母年纪都大，但南庄还是觉得男神是大叔界的翘楚，眉毛似蹙非蹙，眼神深邃，唇形坚毅，眉心的一颗痣让人过目不忘。气质嘛，不端着，却很有雅痞范儿。

讲台上的岑德咏正在回答学生们的问题。

“作为一名资深制作人，您对刚入行或者准备入行的后辈有什么建议？”

“一，游戏音乐是游戏的附属品，所以对游戏的理解有时比专业能力更为重要。二，音乐是一种语言，它能反映创作者的精神品质，所以切勿一味追求技能，更要注重思想。”

南庄一字一字听得认真，还拿手机录了音，结束时拼命鼓掌。

杨培培转过头问她：“对了，你为什么想做游戏音乐制作人？”

“因为游戏行业最赚钱。”南庄直言不讳，“你想想，毕业了就得自己租房，四环内随便一个合租的单间就要三千元。这个时代，追梦也有最低消费，房租就是我们上的税。”

杨培培白她一眼：“你不是北京人吗？还要租房？”

“我不想靠家里，我只想证明自己。”

杨培培叹息一声：“你那么想独立吗？可是，独立很累。”

“不独立更累。”

最后一个问题，杨培培举手，岑德咏点了她。杨培培站起来说：“岑

老师，现在会场放的BGM（背景音）是我们央音作曲系的才女楚南庄编的曲，您也听到了，可以点评一下吗？”

南庄没想到杨培培突然来这么一手，顿时心跳加速，双手微颤。

要知道这BGM是她花了一个多月，反反复复修改，特意为这次活动制作的，可以说凝聚了她全部的心血和在央音三年学业的精华，也是她最满意的作品。

台上的岑德咏微微沉吟，握紧话筒，抬眸：“不好听。”

全场哗然，杨培培的脸色瞬间惨白，南庄心脏骤停，冷汗渗出额头。

岑德咏清了清嗓子，继续说：“这曲子具备很高的专业品质，但是好音乐要深入浅出，再专业的内容最终都需要让人们接受，且最好是很有共鸣地接受，也就是要‘好听’。”

杨培培忍不住反驳：“可是我们都觉得很好。”

“你们是学音乐的，不代表普罗大众。这曲子太炫技了，不接地气，无法引起共鸣。”

岑德咏毫不留情地把她的心血批得一无是处，南庄咬紧牙关。

杨培培坐下来抱住南庄：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会这样，南庄你可别哭啊！”

台上的岑德咏视线扫过全场：“其实我更想给你们央音的学生敲个警钟。央音是中国音乐界最高学府，用通俗点的话来说，你们都觉得‘老子天下第一’。”

他顿了顿，继续说：“可是等你们进了社会，就会发现，比你聪明的人比你还努力，比你努力的人比你还有趣，比你有趣的人比你还漂亮，成长就是不断丧失信心的过程。”

台下一片肃静。

岑德咏把目光投向南庄：“都说出名要趁早，赚钱要趁早，可我更希望你们趁早受挫、趁早伤心难过、趁早怀疑自己、趁早迷惘彷徨，这样将来才会少走弯路。”

台下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。

南庄使出浑身力气鼓掌，眼泪滑落，不是因为委屈，而是因为感动。她暗下决心，要努力打磨自己的曲子，向岑德咏证明自己不只会炫技！

这个世界，很多时候是结果导向的，没人在乎你付出了多少，没人关心你为此受过多少磨难，他们只在意你有没有把事情做好。

从大礼堂出来，杨培培还在忙着安慰南庄，南庄一眼看到路边一辆熟悉的保时捷。

“你先回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”

把不怎么放心的杨培培赶走，趁着夜色迷离，南庄左顾右盼确认无人后，才做贼似的蹿到副驾驶座上，皱着眉头不满地说：“妈妈，您以后在学校外面等我行吗？”

菅乔染坐在驾驶座上，穿着张天爱在巴黎时装周时穿的那款小黑裙，连金色耳饰都是同款，檀棕色中分发型，口红偏紫亚光，妆容简洁大气，不用一丝多余的装饰，已是满身贵气。

知道菅乔染年龄的，经常会说：“你和林志玲一样好会保养哦！”

菅乔染还不乐意：“林志玲比我大三岁好吗？”

保时捷里，菅乔染瞥了南庄一眼：“你怎么又穿得这么土？”

南庄撇了撇嘴：“这样最舒服。”

“妆也不化。”菅乔染气冲冲地踩了油门，“你到底是不是我菅乔染的女儿？”

南庄系上安全带：“我又不是网红，打扮得那么花枝招展干什么？”

“你都二十岁了，这叫什么？‘母胎单身’？从来没交过男朋友，也不反思一下。”

南庄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：“我是事业型女人，不需要勾搭男人。”

这句话有意无意地刺激到了菅乔染。

菅乔染二十岁生的南庄，今年刚满四十岁，香港人，二十岁前是模特和演员，在TVB演过几部戏，嫁给楚御明后就隐退了，安心做笼中的金丝雀，养尊处优，保养甚好。

听南庄这么说，菅乔染气得声音尖利刺耳：“你在讽刺我？”

南庄意识到自己有点过分了，垂下眼皮，压低声音：“没有。”

菅乔染劈头盖脸地训斥她：“女孩子拼什么事业？事业再成功，还是要回归家庭的！家庭不美满，事业再成功也没用！这道理我跟你从小说到

大，你怎么就是听不进去？”

南庄转头看窗外的风景：“人各有志。”

“志什么志？你看当年和我一起做模特、做演员的，心高气傲不早点结婚，三十岁吃不了青春饭了，还不是要想方设法把自己下嫁了！二十岁你挑别人，三十岁别人挑你！”

穿过华灯初上的长安街，菅乔染一路唠唠叨叨，终于到了目的地。

普拉达国贸店，南庄百无聊赖地坐在沙发上刷手机，三个导购跟着菅乔染，拿出新款让她随便挑，菅乔染选了一堆衣服丢到南庄旁边：“来，试衣服！”

正在听歌的南庄惊讶地挑眉：“给我买？不要。”

“少啰唆！你都满法定婚龄了，我在你这个年纪都生下你了。”菅乔染一把扯下南庄的耳机，拉着她的胳膊就往试衣间走。

“等等，你要我穿这些去干什么？”

“相亲啊！”菅乔染把南庄推进试衣间，“是你爸看上的孩子，刚从英国回来。说起来还算是你的青梅竹马，小时候经常和你一起去什刹海溜冰。”

南庄把价格不菲的衣服全部丢到地上：“不见，我说过我不结婚。”

“不结婚？”菅乔染瞪她，厉声道，“你再说这种蠢话，信不信我打你？”

南庄咬了咬下唇：“我就不结婚。”

菅乔染瞪圆眼睛，怒视着南庄，语调上扬：“你再说一遍？”

南庄握紧拳头：“我不结婚！”

啪的一声，火辣辣的耳光就抽到了南庄脸上。她猝不及防，被打得整张脸朝右边偏去，趔趄了下才勉强站稳，头发遮住了眼睛，呼吸急促起来，胸口剧烈起伏着。

普拉达的导购们职业性的笑容瞬间凝固，大概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场面。

菅乔染一时冲动，打完之后，看到女儿吃痛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，她心下懊恼后悔，伸出手去拉南庄，却被南庄狠狠地甩开。

她叹息一声，示弱地说：“疼不疼？唉，你总说不结婚，妈妈真的很着急，你现在年轻不懂事，错过了结婚的最佳年龄将来肯定会后悔的，妈妈不想你后悔。”

“我后悔也不关你的事！”南庄抓起书包就冲出门去。

菅乔染追了几步：“等一下，妈妈送你回学校！”

导购帮她拉开大门，菅乔染蹬着高跟鞋追了一阵子，看到南庄头也不回地进了国贸地铁站，才停下脚步，跺着脚说：“好！都不结婚、不生孩子！人类灭绝算了！”

晚高峰的地铁一号线，人潮汹涌。

南庄无力地抱着车厢中间的铁柱，耷拉着脑袋，身体随着车厢的晃动而晃动。车厢里大部分人都是她这样，工作一天后，疲惫、麻木的面孔浮现在车窗上，像一张张面具。

哐当哐当……感觉身体被掏空。

从复兴门出地铁，穿过西铁匠胡同，经过北京四中国际校区篮球场时，南庄看到室友艾筱澍坐在长椅上，一边看高中生打球一边抽着烟。

篮球和水泥地面发出生硬的摩擦声。

一件宽松的黑色长T恤遮住了热裤，露出修长雪白的腿，这个一米七的青岛姑娘很清楚如何发挥自己的天然优势，“黑长直”、巴掌脸，酷得像超模，周身散发着生人勿近的气息。

南庄坐在艾筱澍旁边，一起看打篮球。

不久就有个男生抱着篮球羞答答地跑过来，站在艾筱澍面前，嗫嚅着，红着脸挤出一句：“我可以要你的微信号吗？”

艾筱澍看都没看他一眼，冷冷地吐出一个字：“滚！”

男生哭丧着脸离开后没多久，艾筱澍的手机响起，她接了电话，瞬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笑容甜美、声音娇嗔：“哥哥，人家想死你啦！”

比川剧的“变脸”还夸张，可南庄早就见怪不怪。

艾筱澍一会儿柔弱地撒娇：“人家才有没有呢，讨厌！”一会儿嗲声嗲气，“好啦好啦，等你晚上来看人家直播哦，来，啵一个！”

挂了电话，艾筱澍的笑容一秒钟收敛，嘴角下沉，恢复了冷艳的气场。

南庄知道，对方肯定是经常给艾筱澍刷礼物的“土豪”。

其实看到艾筱澍的直播视频时，南庄的三观很受冲击。

粉红色卡哇伊的公主房，艾筱澍坐在粉嫩、装饰着蕾丝的飘窗上，一身洛丽塔低胸裙，翘着亮晶晶的果冻唇，眨巴着贴了长长假睫毛的眼睛，对着话筒捏着嗓子招呼粉丝。

“唱歌这么难听还唱？”南庄忍不住吐槽。

杨培培反驳道：“你以为他们是来听她唱歌的？那还不如直接去听《中国好声音》。他们都是来看她露出‘事业线’，撒娇说‘哥哥我好想你’的！”

南庄很佩服，这工作真不是一般人能做的，单说撒娇，她就绝对做不来。

“除了直播，她还经营自己的公众号。”杨培培还把艾筱澍的公众号推给了南庄。

“太拼了吧？每天都发两条推送？还自己写广告文案？”南庄咋舌。

“艾筱澍是单亲家庭，要自己赚钱留学，她初中就开了淘宝店，做过微商、代购，现在还炒比特币，关注区块链，总之哪个赚钱就做哪个。她的目标是波士顿的伯克利音乐学院，每年至少九万美元！别说要换算汇率的国际学生了，就算是美国本土学生都很难承受。”

伯克利音乐学院可是被麻省、哈佛等顶尖学府环绕的格莱美最大赢家，虽然SAT（学术能力评估测试）和托福分数要求没那么高，但面试很难过，还要有作品集。艾筱澍果然不是一般人。

其实，在95后自媒体领域，艾筱澍也算小红人。没有扶持资源，没有重金推广，艾筱澍靠着一篇篇10万+的文章引发了诸多同龄人的共鸣。南庄对她的好几个标题都印象深刻——

《好看的女孩自带烧钱属性》。

《年纪越大，越没人原谅你的丑胖穷》。

《女孩子不努力，可是要结婚、顺产、生二胎的》。

她“变美变瘦多赚钱，不婚不育保平安”的论调，再度刷新了南庄的三观。

南庄和艾筱澍各怀心事地在篮球场边从晚上八点坐到十点，宿舍都快要关门了。

南庄站起身：“回去吧。”

艾筱澍一个字都没说，丢下只抽了一口的烟。

长椅边，已满是烟头。

南庄突然想起，杨培培曾说：“我终于知道艾筱澍平时为什么那么面瘫寡言，因为做直播要一直唱、一直说、一直笑，还要伺候那些‘土豪’，累得不行，哪还有精力正常社交？”

是啊，卸下面具，反而没有做自己的力气了。

两人一前一后走回学校，远远地就听到女生宿舍楼前传来的喧哗声。

真是不嫌老套，蜡烛在地上摆出桃心形状，里面撒满了玫瑰花。男生抱着吉他边弹边唱陈粒的《绝对占有，相对自由》：“要你把我灵魂榨取，我的浪漫和极端都拿去……”

听旁边女生的讨论，原来男生是大老远从青岛坐硬座过来的，只为挽回前女友的心。

烛光闪烁，映出男生稚嫩却帅气的五官，他的声音不惊艳，但听得出深情。听说楼上有女生拿手机录视频，手机都掉到楼下了。

宿舍楼下，杨培培一看到艾筱澍，就朝她挥手：“你终于回来了！快来快来！”

艾筱澍不为所动，双手抱胸，远远地站在树影下。

急得杨培培冲过去拉她的胳膊，又对南庄说：“南庄，你倒是劝劝她啊！”

南庄知道那个“前女友”是艾筱澍了，难怪艾筱澍要在外面躲那么久、抽那么多烟。可南庄并不想行动：“这是他俩的事儿，我们又不清楚细枝末节，瞎掺和什么？”

“可是那男生看起来多可怜啊！”杨培培急了。

南庄蓦地冷笑一声：“其实我最反感这一套，宿舍楼下当众表白，鲜花、蜡烛、情歌什么的，两情相悦的会觉得浪漫，如果女生对男生没那个意思，那就尴尬了，甚至是麻烦。”

杨培培生气地推开南庄：“一点同情心都没有！”她又转过脸，语气严厉地问艾筱澍，“你是不是分手之前就移情别恋了，脚踏两只船？”

艾筱澍抽出一根薄荷味万宝路，慵懒地答：“三只船。”

突然圣母心爆棚的杨培培夺过她的烟，高声指责：“你这人三观不正！”

艾筱澍双手抱胸，蓦地冷哼一声：“他就是个备胎。三年前他没考上北京的大学、留在青岛的那一刻，我跟他就game over（结束）了。他不过是没找到更好的，一直纠缠不休。”

杨培培瞪圆眼睛：“你说话好毒啊！异地恋又怎么了，你就不能等等他？”

“女人有多少青春可以等？我可不想在我最好的年纪里一无所有。”

杨培培激动地伸手指着艾筱澍：“所以你就是嫌人家穷！没想到你这么拜金、虚荣！”

艾筱澍冷冷地挑眉：“年轻时就淡泊名利，是没有希望的。”

人群突然一阵骚动，从中间分开，男生抱着吉他朝艾筱澍这边走过来。

北京早晚温差很大，九月中旬的夜晚就已有了早秋的凉意，晚风吹过，艾筱澍下意识地双手环抱，男生马上脱下条纹衬衣，走上来披在艾筱澍的肩头。

他自己穿着背心，看起来瘦削又寂寥。

艾筱澍没有拒绝他的温柔，她掏出一支烟，男生立刻凑过来，用打火机帮她点火，左手还在侧面挡风。艾筱澍深吸了一口，食指和中指慵懒地夹着烟，左手托住右手手肘。

吐出一口烟圈后，艾筱澍轻轻地说：“我承认，跟你在一起很开心，高中时在八大关散步、喝崂山可乐很开心，后来你每个月都来北京，在世贸天阶用天幕向我表白，我也很开心。”

男生低着头，静静地听着。

她顿了顿，又抽了几口烟，继续说：“这样的感情，可能在我三十多岁的时候碰到，我会想要安定下来，可是我现在才二十岁，如果就这样，我不甘心。”

男生双肩颤抖，声音很虚弱：“所以，我们遇见得太早了？”

艾筱澍置若罔闻：“我马上要去香港参加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面试，来回机票三千元，住宿两晚两千元。你花呗的信用额度早超了，怎么给我这五千元？而他呢，甩手给了我五万元。”

她的烟圈被风一吹，瞬间散了：“我知道你爱我，你顶着家人和朋友的压力，支持我直播。你花呗每月一万二的额度全花在我身上。失去你，或许这一辈子我再也不会遇见像你这样百分之百爱我的人。”

她垂下纤长的睫毛，声音轻得像叹息：“可是对不起，即便你给了我百分之百的爱，我还是嫌不够。”

男生说不出话来，似乎在极力隐忍泪水。

艾筱澍丢了烟，把他的衬衣脱下来，披上他的肩头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回去吧，北京不属于你。”

男生终于忍不住，一米八的大个子，号啕大哭得像个孩子。

半个小时后，南庄戴着耳机用电子琴编曲，艾筱澍敲击着键盘写公众号推送，而参加学生会有偿演出到很晚回来的方如喜因为不知情，开心地笑着回到低气压的宿舍。

“演出就演出嘛，还发什么工资？一下子就俗了。我们都是热爱音乐、不求回报地去表演的，他们怎么就不明白我们的心思呢？”方如喜一边放下吉他包，一边吐槽。

俏丽的鱼骨辫、蓝色条纹海军风衬衫裙、穗饰皮革单肩包、黑色尖头绑带鞋，方如喜像韩剧里的女主角一样，打扮得时尚靓丽却又不夸张。

杨培培正躺在床上捧着手机看一档练习生养成的综艺节目，随口回答了一句：“你不是刚贷款买了部华为手机？刚好可以还。”

“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其实我爸妈非让我买iPhone X，可是我这人吧，不想靠家里，再说iOS系统我实在用不习惯，还是安卓系统顺手，支